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詞林典故全錄

卷一百一十五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目錄

論辨類

論上四

四塞論上 周南

四塞論下 周南

高祖論 周南

唐文爲一王法論 魏了翁

冢宰屬官論 鄭伯謙

太宰節財用論 鄭伯謙

會計論 鄭伯謙

九兩繫民論 鄭伯謙

侯守論 趙秉文

東漢論 趙秉文

知人論 趙秉文

直論 趙秉文

論語辨惑總論 王若虛

論書之失 吳海

衡運論 胡翰

井牧論 胡翰

分野論 蘇伯衡

樊噲論 高啟

深慮論 方孝孺

豫讓論 方孝孺

嚴光論 方孝孺

茅焦論 商輅

兵禮論 吳沈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杜太后論 唐順之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古今人表論 楊慎

原墨論 皇甫汈

貞女論 歸有光

王彥章論 湯來賀

郡縣論九首 顧炎武

東南形勢論 顧炎武

道統論 應瑒謙

無欲論 應攝謙

天主論 應攝謙

權論 沈磊

人才論 閻爾梅

創守難易論 吳騏

勞逸憂樂論 吳騏

學論 吳騏

正統論 甘京

雋不疑論 魏禧

高允論 魏禧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合論 魏禧

論文 魏禧

王猛論 侯方域

天道論二首 張爾岐

中庸論二首 張爾岐

春秋時用人論 孫寶侗

太極論 陸隴其

經論 張烈

人心道心論 張烈

乾坤誠明之學論 李光地

艮爲不動心之學論 李光地

名論 汪琬

交際論 韓葵

知恥論 韓葵

崇讓論 韓 葵

清和論 韓 葵

論宋免役之法 翁叔元

肉刑論 翁叔元

曹子臧讓國論 翁叔元

七國安史合論 儲方慶

厯學源流論 梅文鼎

春秋四大國論上 姜宸英

春秋四大國論下 姜宸英

蕭望之論 姜宸英

賈似道公田論 林 璐

責善論 馮 班

司馬溫公傳論 朱軾

公孫宏論 朱軾

五宗論 朱軾

承重論 朱軾

治論 楊名時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

侯官吳曾祺纂錄

論辨類

論上四

四塞論上 周南

長安四塞之地也。蓋自山東而入。則有函谷限其前。梁楚之銳鋒。不能遽前也。自襄鄧而進。則有五關制其旁。襄漢唐鄧之游兵。不能乘隙也。西有大散以制秦隴之窺伺。北有蕭關以當匈奴之侵軼。屏翳遮蔽。牢密周固。若四塞然。而函谷地高又險也。其於四塞之固爲尤重。雖然。肴函則天下之險固。而洛陽則天下之咽喉也。秦謂之三川。漢謂之河南。隋唐謂之東都。有洛陽而爲藩籬。則函谷可以立。不幸彊者據三川之路。塞成皋之險。距飛狐之口。杜太行之道。使天下之兵。三面不能相救。則肴函雖未下。而關中孤矣。昔秦居關中。洛陽置三川守。嘗聚重兵。漢都

長安。而滎陽成皋鞏洛。皆爲重地。高祖雖屢敗。不去鞏洛。七國之變。亞夫疾走藍田。抵洛陽。蓋有洛陽而後有咸陽。此天下之大勢。彼祿山反。書旣聞。明皇始以封常清乘駟詣東都募兵。得六萬人。斷河陽之橋。爲守禦之備。是時崔無詵守滎陽。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墮。常清所募白徒。亦棄陝地。常清軍退守關門。而以失潼關。蓋漢守河南。則洛陽固。唐輕陝洛。則關中危。唇亡則齒寒。何獨漢事哉。楚之城郢也。陳之守江也。蜀之備劍閣也。委棄四隅。孤獨而守門戶。戶庭之外。敵來逼人。如之何而可哉。

四塞論下 周南

貝之武關。高祖由此入秦。七國之變。田祿伯亦請自淮南長沙而入武關。劉裕伐燕。沈田子一軍。亦取道自此。蓋函谷必由鞏洛。其地尤高且險。惟武關徑捷。其視函谷道爲徑易。然使山東無變。江淮封壤環於外。武關乃吾圉也。又何患哉。關中所患。獨此北方之沙漠爾。婁敬傳。稱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考之張守節之釋史記。河南地今靈夏勝州也。其地至上郡。酈延不甚遠。而酈延去長安亦不爲遠。所以敵入雲中雁門而入陷燕然。入上郡北地。則京師震動。蓋敵自雲中雁門而入陷燕然。下井陘。壓晉陽。猶在河東也。關中大河衛其中。豈能爲邊患哉。若入上郡北地則急矣。孝文十四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是敵犯原渭。而銳鋒至慶州矣。候騎至雍甘泉。去長安三百餘里焉爾。孝文後五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亦通於甘泉。夫敵自右北平燕代而入者。吾未暇論。自河南地入者。烽火相去。每在三百里內。何哉。蓋京兆雖有三輔。而馮翊扶風之前。已爲上郡。北地地近而敵迫。朝那蕭關之城塞。不足以拒敵。則三面之勢。此爲最弱焉爾。昔周之都洛也。困於西戎。秦仲始大。以能爲周扞其西也。其後周避犬戎而東。以地近戎而西。陲無甚封國也。及秦襄公逐戎。復奪岐豐之地。周終不能有。而割以與秦。秦之興實自此。然西方無大封國。則周不能以獨存。周固不容於不與秦也。漢都關中。又

迫戎患。則宜鑒周之事。分擇信臣。置雄鎮於上郡北地。以藩王室。則敵雖大入。亦有所屏翰矣。自高祖用韓王信於太原。用臧荼盧縮於燕。未幾皆叛。且不暇爲西顧之慮。婁敬雖能計道里之遠近。而其策不過欲徙諸田屈景之族。以備之爾。不知爲四封之外慮也。文帝每遇敵入。發兵屯上郡。屯北地。亦爲久駐之計。蓋嘗以十萬大兵。用將軍屯長安。旁及於灊上棘門。去長安俱二十里。而皆宿重兵。皇皇然憂其衝突而至堂奧之內也。其得免於侵陵之禍者。幸矣哉。

高祖論 周南

或問高祖其劣於湯武歟。曰湯武聖人也。高皇帝眞天授者歟。不然。何其有爲君之大略邪。湯武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高皇帝立義帝北面而事之。非有自取之心也。籍吏民。封府庫。取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而以子嬰屬吏。除偶語之誅謗。立三章之約法。與父兄除害而已。迹其初心。湯武亦何以加諸項氏王漢王於南鄭也。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亦欲東爾。志在天下。不以敵而自沮也。相距

于京索間。項羽不能進者三年矣。高祖將十萬衆。距鞏洛。阻河山。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不以不敵而去之也。爲義帝發喪。縞素。捐關中。付之三人。淮南。付之九江王布。梁地。付之相國越。韓信獨當一面。北舉燕趙。東擊齊。皆付之以不馭之權。假之以專征之任。而約會于固陵。而項氏滅矣。大哉高祖之略也。自起布衣。爲萬乘。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海內已定。布告天下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耳。此豈非周秦以來不講之論。而六經大易乾坤之大義哉。恢恢乎以天下爲心而不隘矣。每過大梁。必祠魏公子無忌。過趙。曰樂毅有後乎。過豐沛。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其靈略英轡。超乎籠絡駕馭之外矣。蓋高祖雖道魏于帝王。而性洞達。其于爲君之大略。庶乎其近之矣。或曰。高皇帝有爲君之大略。則然矣。項氏之屬。皆赦不誅。而必賜姓劉氏。田橫懼誅。與五百人入居海島。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高祖。卽位求布千金。

匿者三族。論功行封。所誅平生仇怨。所封皆故人。帝有非常之度矣。若此者何其未達也。曰此高祖不學之過也。不學故恣于情性。而有情性之失。然非高祖心術之大害也。愚讀太史公班固書。皆言子房自入關。卽導引不食穀。高祖之劣于帝王。其諸入關以後。厭征戰之餘。急急于求定。有防閑天下之過乎。蕭相國守關中。定社稷。立宗廟。高祖雖數亡山東。而常全關中以待帝。蓋忠臣也。陳豨之反。上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置一郡尉。爲相國衛。人主在外。而大臣無故益封。何邪。黥布之反。上自將擊之。數數問相國何爲。何哉。相國以私財佐軍。上始悅。買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其淺陋如此邪。史稱人有告韓信叛者。又曰上恐惡其能也。嗟夫。裂地而王之。叛證未見。一夫告變。主名不立。遽執縛之。高祖于是失君道矣。昔者豐沛之初。奮然爲父兄除難而起。此心何心也。雖未足以言湯武之事。其所舉動。庶幾近之矣。今以爲失一控制。則天下將爲他人有。不免因事而誅天下之能者。此心又何心邪。豈惟不敢以言湯武之事。而去曹孟德宋武帝不遠矣。或曰。

高祖不如此。則天下不定。嗚呼。是所以爲高祖之未學也。夫天命之集於高祖久矣。其有不治者乎。

唐文爲一王法論 魏了翁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于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蹉跌于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于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覩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于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剗剗僞。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于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

爲羣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己以上。豪髮不可妄踰。而況于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婁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爲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爲亞聖。孔子豈不知華袞斧鉞。施之列國。則爲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己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扑。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孔孟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爲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火於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目離騷爲奴婢。指屈宋爲衙官。罵宋玉爲罪人。呼阮籍爲俗吏。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尙仍江左之失。末宗燕許。如翠微宮之頌。啟母碣之銘。洛寶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末伯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王勃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